

然巴西的新首都都在巴西里亞，那是向內陸推進一千公里的
的新建城市，人口只有二十萬，一般官廳現在尚未
遷去，所以重心仍在里約熱內盧，但以後仍是要搬去
的。一般而論，里約熱內盧的官廳和百姓都捨不得離
開這個美麗繁華的都市。

十一、連串的拜會和訪問

我們到了里約熱內盧之後，我駐巴西大使李勉俊
博士在美國開會未返，故由大使館參事代理館務張仲
仁先生、秘書杜本鐵先生替我們安排一切。我們拜訪
了農業部蔬菜生產司司長裴瑪先生，他是一位作家，
著有稻作學和蓖麻油兩書，我們每人都得到他的贈本
，可惜都是葡萄牙文，筆者連猜的能力也沒有，當然
談不上閱讀。我們又去拜會了製糖酒精公會的理事長
薛爾柏先生、外交部次長兼中國司長慕爾拉先生，省
長賴西爾達先生和美國大使館農業參事處，真是忙得
可以。尤其汽車在擁擠的市區行駛可真費時間。因為
我們只在里約熱內盧停留三十個鐘頭就要離開的，故
更顯得匆促。在訪問之後，大使館有盛大的酒會，招
待巴西政府的官員。他們都很友善，都很喜歡我國的
茶、絲綢，甚至服裝。酒會的客人中有一位已退休空
軍司令的夫人，因為隨同將軍來參加酒會，特地穿了
中國的短襖，以顯示她敬慕中國。並且說，如果有錢
的話，她很想隨同丈夫來訪問中國。大家都尊稱她是
中國之友。

學嫂 園地 教書生涯又一站

晶

在教育工作的驛站上，這回又轉進了新的一站，
作一次新的旅客。我是最怕作新人、入新地、交新友
、仍至穿新衣、著新鞋，因為凡是新，總叫人拘束。
懷着鄉巴老進城的緊張心情，更懷着如臨大敵的
戰兢心理，我步入了××國校的校門。一排排長長的
教室，一片廣大的操場，一羣羣頑皮的兒童，在整潔
活動中，執着長柄掃帚，在操場上橫掃千軍，操場邊
緣花木蔥蘢，綠意甚濃。一派陌生的景象、人物，使
我越趨不前。唉！快老教員了，怎能像小姑娘般怯場
呢！不，古人所謂：「累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
年，寸步難移。」世事人情的體驗，原已被古人道盡。
老校長緊閉着臉，緊攏着嘴，道貌岸然之外，還
加威風凜凜。看人就這眼風一掃，全不是已往我所
教的那幾所袖珍學校校長微笑領首的謙遜的味兒。大
的學校氣派到底不同吧！我不由更增一分恐懼。不是
嗎？七年的山村教員，二所家庭式的袖珍學校，把我
嬌慣了，如今面對着競爭尖銳化氣派不凡的學校，一
副吹鬍子瞪眼的老校長，這日子可不好過吧！

且看早會時，老校長對學生的訓話，鼓氣嘴，雖
着鼻，唔！唔！那陣吶喝之聲，如雷振耳。全操場彷彿
是上陣的新兵，在軍令如山下，小鬍鬚變成了小木
偶。校長規定，立正時黑眼珠不能動，手足僵直，啞
！啞！老校長發現活動小木偶，在發脾氣了。木偶式
的訓話，足足半個鐘點，我這鬆懈慣了的名士派教員
，一下彷彿受了刑。一聲稍息，小木偶變成機器人，
彷彿電鈕一按，黑眼珠全部規則地滴溜溜轉動起來。
老校長宣告，不能作三等兵，一定得為國家儲備一等
兵人材。

站上教壇，眼前一片黑鬱的頭顱，六十多名，如
此人丁興旺，對我已陌生了七年。調皮搗蛋的險蛋，
歪着頭，噙着嘴可不少呀！「可要小心些，該來個下
馬威吧！不然如何制服呢！」喲，有人報告打架了，
正好施展虎威，把兩造叫到壇前，發狠手板數下。
體育課了，天哪！這冷門兒我可從沒摸過。然而
校長來巡視了，檢視日課表了，只好挺。操場上已有四
、五班各據一方，在囉囉囂囂，一二一了，人家秩序井然
，紀律分明，我這弱嗓門，面對着六十多隻小鴨子，啞
唧唧，久久不能納入正軌，這一下我覺得險在發燒了。
什麼，美術！勞作！音樂！全部包辦。我這無能
的冬烘，可受到教師萬能的挑戰了，上了一節，又一
節，全日自理。我彷彿變成了一部機器，整天開足馬
達，三節下來，零件發生故障了，我氣喘吁吁，氣息

JOHNSON MOTORS SEA HORSE
台灣總經理
美昌貿易行
MEI CHONG TRADING
COMPANY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七十七號
TEL. 31140

敗壞。偷眼看同事們，面色自若，聲氣似虹，毫無餒色，常常閉關教室，入定坐禪，還自動加班，以期成績競爭優勝，噢！他們是銅筋鐵骨！又一下，覺得自己被刮了臉。

「教育要適合現代趨勢，不能再循老套灌注，要運用王明德教學，協助啓發。」教育檢討會上，校長又訓話了。我心中暗罵：「管他王陽明，王明德，我只服膺「良心教育。」」話雖如此，我決定要翻翻那些令人頭痛的理論書了，否則吃不了兜着走，才場臺呢！

「今天是教職員體育活動，下午舉行排球賽，一個也不准開溜，否則以不合作及早退論。」校長的命令如鐵，誰敢哼不，這可使我又一嚇。「排球，籃球，這玩意兒對我可謂無緣之至。年輕時尚且不善跳、縱、躍，而今，正像課本上的一課：「呀呀呀，老鳥飛，跳不高，飛不遠。」這可把我急到爪哇國去了。

新教員要試教給大家批評，要做聲譽別苗頭：學生的成績要考驗你的能力，自習秩序要比較，教案要按時編寫呈閱，各種簿冊要定期檢閱，這些在山鄉，都是免談的。演講咧！朗誦咧！繪畫咧！書法咧！作文咧！……名目不勝列舉，比賽活動接踵而至，你將終日伏案，皓首窮經，還得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膽戰心驚地唯恐落後。

老校長年將望六，却是體壇宿將，網球場上，英姿爽颯。怪不得他要求麾下教員，個個馳騁球場，顯顯身手。同事們個個年青力壯，來去都是鐵騎一輛，

橫掃千里。運動時一球在握，有如龍騰虎躍。而我這一個鄉巴老，起碼到鐵騎迎面，後退不迭，球兒竄來，束手無策。真使我有老大徒傷悲之感。

我早認定自己是個冬烘先生的材料，不配來到尖銳化的城區，然而環境使我放棄了青山綠水的悠然鄉教，無可奈何地擠進城區，新的一切，叫我一時接受不了，於是我病了，仍是那可憐可笑的舊病——緊張病、失眠症。白天還得咬緊牙關，扶着悸動的心胸上課，幾幾乎不支倒下。

××學校離C市的舍間，車程有二十分鐘的距離，往返不便，車資昂貴，經家庭會議，我家戶長仍帶老大參加單身伙食團。我則帶着老二、小三、么四，暫居在學校旁邊租賃的暗房一方，放學返來，從事舉炊，可恨失眠苦纏，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不得已二、三天往C市一行，求助醫藥，想起在山鄉，工作何等輕鬆，居處何等舒暢，按時茶來飯來，閒時寫寫談談，起居有節，健康良好，真追念那一段過去的好日子。

感謝主，幫助我慢慢的適應過來，一恍在新校已有五個月了，如今我已遷出寒窰，重返舊巢。我家戶長却又離家遠適，回復他那上陣生涯。一切在正常起來，想起「作新人」幾乎摧殘了我的健康，真不寒而慄。而今雖已化險為夷，然而我仍在追念已往，希望有一天再返到鄉村，重過那段好日子的教書生涯。

(完)

介紹陳耀芬學長

陳隆軒

臺灣光復，接收伊始，金瓜石以全力修復金礦，三十六年初，礦廠的電車川流不息，將礦石送往選廠，選廠龐大的機械系統將礦石中的金分縮集而成金泥，將金泥熔煉成金條，技術上發生了困難，月復一月，煉金工作一直積案不進，資金被積壓，經濟情況日益惡化，當局焦急非常，眼看金瓜石將是修而不復。事有湊巧，陳耀芬學長及時趕到，整理設備，調改革驟，爐內白炙的火焰發出陣陣的歡呼，分金鍋中的金泥在噉哭，在泣訴，泣訴不可抗拒的厄運，員工在興奮中忙着，陳學長靜靜的觀測，一聲出爐，耀眼的金水鑄成黃澄澄的金條，消息傳出，全山轟動，金瓜石的危機由是解除，牛耳小試，身手不凡。日據時期，金瓜石原無冶煉設施，煉金煉銅都得從頭建廠，先天貧窮的礦山，經濟一拮據，建廠在貧窮中進行，人員又得現行訓練，困苦倍培，陳學長主持冶煉十餘年，辛勞備嘗。三年前當局為求擴大業務，改善生產環境，調昇陳學長為副總工程師兼發展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今後金瓜石的前途，在陳學長的研究和發展之下，將是不可限量。

陳學長聰明過人，讀書、娛樂和聊天，全盤才子作風，不是行不由徑，便是天馬行空。當他初中還未

讀完，忽然心靈有感：「讀大學，此其時也」。感而決，決而行，馬上休學，自修一年，公然考取東南國立東大的物理系，讀完一年，以偽造證書辭退，更名再考該校，又獲錄取，但是不准註冊，明年考入某校，在母校「學識至上」的原則之下，陳學長安然畢業。冶金是他的專長，數理是他的特長，最可貴者還是他誨人不倦的師德，若有請教，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師承母校老教授們的作風，也許與他執教湖大和西大的經歷有關。你若同他對奕，千萬提防奇兵突出，他最會伴為浪戰。巧佈襲擊要害之局。過有要事商討，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際，他往往能一語而判。聊天時，妙語如珠，他若存心戲弄，你將啼笑皆非。總之他那永不彫琢的才華，使你莫測高深。陳學長精通佛理，深悟禪機，有開山金瓜石的慧願。嘗言佛有三段，一是迷，二是悟，三是大慈大悲，自言已悟，正步入大慈大悲，數年前買大藏經一部，以忙於公務，無暇誦唸，只好待價而沽，遂什一之利，貼補貼補家用，準此，陳學長之佛座在似空未空之間。